

VÁLOGATOTT MŰVEI

约卡伊·莫尔选集

# 中短篇小说选



I515.44

1:1

约卡伊·莫尔选集

# 中短篇小说选



Z019264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31173

封面设计：秦 龙

中短篇小说选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14,000 开本  $787 \times 1092$ 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 $11 \frac{1}{4}$  插页 3

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7,500

---

书号 10019·3670

定价 1.05 元



作者像

## 出版说明

约卡伊·莫尔是匈牙利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，他于一八二五年生于科马罗姆，一九〇五年在布达佩斯逝世。他的作品很多，不但在国内很流行，而且早有英、德、俄文译本，在世界许多国家享有盛誉。

我社编选的约卡伊·莫尔选集，已出版有《黑钻石》、《金人》和《铁石心肠人的儿女》，这几部长篇小说展示了十九世纪匈牙利人民经历的改革时期、为自由进行的革命斗争时期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广阔画面。

本书所选的中篇小说《黄蔷薇》是一篇抒情诗般的优美故事，作者以不同凡响的手法描写了匈牙利人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。《巴尔蒂家族》是一个传奇式的爱情故事，情节曲折动人，反映了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沉痛的历史教训。短篇小说有《卡斯朱州长》、《强迫娱乐》、《两个未婚妻》、《万恶的旧时代》和《有四十八颗星星的房间》等，在这些作品中，作者对统治阶级和封建贵族的诡诈、暴虐、庸俗和虚伪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，同时也描写了匈牙利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。以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战争为背景的《一个什克勒女人》描写了许多壮烈场面，塑造

了英勇的匈牙利人的形象。

本书所选的作品，除《巴尔蒂家族》和《两个未婚妻》译自匈牙利文版原书外，其他各篇是根据伦敦 Jarrold and Sons 版英译本及布达佩斯 Corvina 版《匈牙利短篇小说集》英译本选译的。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尔蒂家族(龚坤余译) .....     | 1   |
| 两个未婚妻(龚坤余译) .....     | 52  |
| 桥边二柳树(汤定九译) .....     | 80  |
| 一个什克勒女人(庄寿慈译) .....   | 107 |
| 卡斯朱州长(汤真译) .....      | 125 |
| 强迫娱乐(汤真译) .....       | 143 |
| 万恶的旧时代(赵蔚青译) .....    | 158 |
| 舞会(汤真译) .....         | 186 |
| 有四十八颗星星的房间(汤真译) ..... | 198 |
| 小孤儿(赵蔚青译) .....       | 206 |
| 九个里面挑哪一个呢(熊凯译) .....  | 216 |
| 互相仇恨的骷髅(汤真译) .....    | 224 |
| 黄蔷薇(汤真译) .....        | 240 |

## 巴尔蒂家族

我亲爱的祖国，我美丽的家园。祖国啊，如今你竟变成这个样子，家园啊，你也落到这般地步。倘若当初我不曾见到你如此婀娜多姿，倘若今天我看不到你山河破碎，那该有多好呵。但愿我希望你能再次繁荣昌盛。

我亲爱的祖国。

我美丽的家园。

我手中的笔在颤动，我的心无比激动。

只要你们读一读我写的内容，你们也会象我一样痛哭不止。

假如你们相信，所有这一切悲切的、未曾发生的事都是诗人想象中的产物，是诗人在情绪低落时杜撰的可怕梦景，那么，你们会幸福的。

假如我自己以为，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想象，不过是我醒来时对曾经在我面前出现过的流血的怪影的追忆，是在重病时的梦幻，那该有多好呀！

假如我以为，这样的不幸与痛苦只是内心折磨的产物，这些流血的、受苦受难的人都是幻想世界中的假想人物，那



该有多好呀！

假如我不曾看到我将要描述的那些地方，我也不认识那些地方，那又有多好呀！

但愿我能说，对此你们别信以为真，你们不要一想起这事就不寒而栗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梦景。现在我们苏醒了，再也看不见这恐怖的景象了。

我们生活在埃尔岱伊<sup>①</sup>的雪山深处。

多么壮丽的景色！在晴朗的日子里，站在山顶极目远眺，匈牙利的国土历历在目，就连雷兹山麓也清晰可见。群山连绵，层峦迭嶂，现在正值春天，满山遍野披上了绿色的新装。夕阳西沉时，紫红色的晚霞撒落在远方的山顶上，周围放射出万道惨淡的金光。

远处一块光秃的山腰上，有一所庄园的住宅，那里景色迷人，视野开阔。住宅的前方，一块巨石矗立天际，站在巨石上能望见远处有一个普通的十字架。山下，村庄零零落落地散布在幽谷深峡之间。村里晚间的钟声神奇般地在大自然中回荡。

在林间还能看到一所房屋的破屋顶，那里不时传来叮当的敲击声。一条浑浊不堪的小河从屋边流过。看来，那里有一个碎矿石的大磨。

再往远处，在一望无垠的林侧，一阵阵叮叮当当的锤打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今日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。

声打破了自然界的岑寂。在昏暗的夜晚，炽热的火光展示了铁匠铺坐落的位置。

在深谷间的草地上，一条蜿蜒迤迤的小河泛着银光。每当冰雪融化时节，巨大的石块就会从山上滚落下来，挡住了小河的去路，因此，每隔百步远，小河上就形成了一个瀑布。

一条曲折的山间小径从深谷小村直通山腰上的庄园，庄园旁又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通向另一个地方。

庄园内有一所造型别致的贵族邸宅。院内的空地上，有许多年久的栗子树，草皮镶边的花坛上盛开着风信子和银莲花。住宅的窗户全都开着，室内浸透着春天的新鲜空气。屋里的孩子们愉快地从窗口向外张望。

住宅的四周围着密密的铁栅栏，栅栏的石柱上爬满了常青的蔓生植物。

一八四八年初春，在住宅的餐室内，十三个人围坐在一张桌旁。

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人，都姓巴尔蒂。

为首的是一位年长的老妇人，八十开外了，名叫巴尔蒂·安托尔妮。老人满头银发，头上蒙着一块白色头巾，两眼深陷，不时地向上张望，不论她把眼神落到谁身上，大家都习以为常，只当没有看见。老人身材已经萎缩，脸上皱纹密布，再也显不出有任何青春的模样了。她的手不时地颤动，说话声颤抖得更厉害，雪白的浓眉上似乎凝结着某

种特别感人的事迹。

老人的右边坐着大儿子巴尔蒂·托马什，约莫五十岁，虽然神气十足，但额头上却已刻下了道道皱纹。托马什头发浓密，留着长长的黑胡须，身材高大，目光锐利，生性倔强，是贵族门第的典型代表。

托马什的对面坐着尤兰卡。尤兰卡十五岁，天真美丽，长长的睫毛几乎挡住了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。脸色白里透亮，每当笑容满面时，白嫩的脸上常常泛起玫瑰色的红晕。细密浅黄的头发犹如真丝，犹如丝兰属的植物。尤兰卡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家庭的后代，她是一家远亲的孤儿，因为她家也是属于巴尔蒂家族，而巴尔蒂家族的人不愿本家族的人受苦受难，所以她被收留在这里。从此，尤兰卡便成了掌上明珠。家里的每个人从不怠慢她，相反感到有愧于这个失去父亲的孤儿。

坐在桌边的还有两个妇女。

一个叫卡特琳，是巴尔蒂的女儿，她已守寡多年，多年来她都不大穿丧服。另一个是小儿子尤若夫的年轻妻子。在她身边的小圈椅上，坐着她牙牙学语的儿子，孩子肉呼呼的小手拿着一把银汤匙乱打乱叫，全家人都在揣摩，小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，他最喜欢吃些什么？

再过去一点，有两个男人并排坐着，一个是年轻妈妈的丈夫尤若夫，他是一位五官端正的美貌男子，留着黑胡子，幸福的脸上总含着笑容。他手里拿着一小块面包，弯着腰在喂小儿子。另一个矮胖肩宽的男人是尤若夫的哥哥鲍尔

纳巴什，他是个麻子，力大过人，不爱说话。他的一双大手放在桌子上，往后梳的长发披在肩上。由于他脸上有麻点，因而他没有蓄胡子。他肩宽体壮，简直象个大力士。看上去他每时每刻都劲头十足，然而他的善心却被他的外貌掩盖了。

有一个可怜的小孩坐在大力士身边，他是老妇人的孙子，双亲在几年前就离开了人世。孩子苍白的、傻乎乎的脸上流露着温顺的表情。他的头发稀疏，歪着肩膀，一双小手只剩下一把骨头，看到他就会产生一种怜悯心。这个孤儿的对面坐着一对双胞胎，最多不过五岁，是年轻妇女和她丈夫尤若夫的孩子。双胞胎的穿着打扮完全一样，所以常有人把他们弄混。

桌子的一端坐着一个二十岁的青年，名叫巴尔蒂·伊姆雷。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，身强力壮，举止文雅，黑发自然卷曲，胡子刚刚露头，他是巴尔蒂·托马什唯一的儿子。伊姆雷身边坐着一位老人，名叫巴尔蒂·西蒙，他是老妇人的亲戚，长年住在这里。老人满头白发苍苍，喝酒的脸上略有一丝红晕。凡是巴尔蒂家族的人，脸上都有某种家族的特征，高高的额头，浓密的眉毛和深蓝色的大眼。

十三个人坐在桌旁。

“多么奇妙！”一个家族成员说。“现在我们十三个人坐在一起。”

这是他们头一回把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算在全家人的

行列。

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快要死了。”老妇人有气无力地、但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噢，不，没有那么多，”年轻妇女说，“只有十二个半，这小不点在火车上也只算半个人。”说罢，她把孩子搂在怀里。

年轻妇女的话逗得大家直发笑，她丈夫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一对双胞胎也跟着大家傻笑，尤兰卡的脸上堆满了笑容。那个大力士男人则张口大笑，而青年伊姆雷只是眯着眼睛笑，那个可怜的、受苦的孩子脸上挂着一丝迟发的苦笑。

倘若那时有人对他们说：

“现在你们十三个人坐在一起。春天来了，树木开始发绿。但当树木落下最后一片叶子时，你们十三个人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活在世。”

倘若那时有人这样说……

\* \* \*

树木开始落叶了。

我们在巴尔蒂庄园的一间房间里遇见了长着一副贵族脸型的巴尔蒂·托马什和他二十岁的儿子伊姆雷。

父亲急匆匆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青年站在窗前，身着军装。灰色的军装上挂着红色编带，手里拿着红色筒状军帽，军帽上别着一朵三色玫瑰花，腰间挂着闪亮的钢刀，这

是地道的马加什骑兵的装束。

青年伊姆雷参战之前来向父亲告别。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，在科洛日瓦尔参加了志愿骑兵团。

“你走吧，越早越好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”父亲断断续续地对儿子说。“你别以为我会生气，我是为你担心。”父亲用威逼的目光看着儿子。“我一想到你，就会失去理智。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你知道，我对你寄予无限的希望。你也知道，我是多么喜欢你。如果你看到我脸上老泪纵横，你别以为我的眼泪是为你流的。我的脸上从来不曾有过泪水。要是我知道，你将流血牺牲，这无疑对我是最大的打击，我只能低头而语：上帝创造了他，上帝又夺走了他，为他神圣的名字祝福吧！要是我知道，你和你那怒不可遏的战友在激烈的战斗中将残酷地被杀，我将抑制自己的眼泪，用它来扑灭我眼中的怒火。但你们洒落在地上的鲜血将会受到诅咒！你们的死亡将是两个国家的灭亡。”

“死了还可以再生么。”

“不对！这是自欺欺人。你们以为毁灭了旧路就可以创建新路，真荒唐！谁把祖国的命运寄托给你们了，谁跟你们说过，凡是已经有了的东西，你们都要抛弃，凡是将会有的东西，你们都充满希望？几个世纪以来，有不少正直的人都在为这个行将败落的旧宪法奋斗，难道他们都不是爱国者吗？都不是刚强的勇士吗？难道你的伙伴们在国会上对焦虑的爱国者发‘嘘’声，他们就比我们更爱国吗？我们从一处漂落到另一处，到处流血，财产到处受损，为了祖国，我

们忍受了这一切，哪怕是耻辱也好，我们只求保卫祖国的生命。你们答应给它带来荣誉，但这荣誉的名称叫‘死亡’。”

“这是可能的。对我们来说，可能失去祖国，但对一千万人民来说，我们却给他们带来了祖国，祖国永远是属于我国人民的。”

“幻想。人民不会理解你们的，你们希望带给它的，它却从未奢想过。当人民感到需要时，它会以勤奋来创造幸福生活的。你去问问我们家的农奴，我是否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挨饿了？我是否在他们遇到困苦时没有伸手帮助而眼睁睁地看着人家破产？我是否对他们有不公正的地方？你是不会从他们那里听到一句怨言。那么你去对他们说，我对待他们还是不公平，因为我没有把他们从犁铧前叫走。我倒要问，他们对立法、宪法和行政管理有什么意见？他们会凝视着你，也可能因出于误解而在一个夜间向我袭来，把我的房子点着。”

“那是时代反常的缘故。人们不理解崇高的思想，是由于过去的愚昧无知。就我看，现在世界上常被人们提起的人，几年后一个也不会活在人间，他们都将死去。泪水、荣誉，甚至耻辱、咒骂都不会降临到尸体上。然而在他们开创的地基上建筑高楼大厦的这一天一定会来临。为了后代的自由而献出生命的人，他们的名字将流芳百世。为了祖国而死是光荣的；为了祖国而遭到杀害，遭到咒骂和蔑视，那也是伟大的！”

“儿哪！我唯一的儿子！”父亲伤心落泪，无力地搂住儿

子的脖子。“你看见我的眼泪了吗？”

“看见了，爸爸。我平生头一次见到你流泪，我的心也几乎要碎了，但我还得走。你有理由痛哭一场，因为我没有给你带来快乐和荣耀，可我还是要走。一种比荣誉感，比爱国心更强烈的思想照亮了我的心。我信心十足，虽然我亲眼见到了你的眼泪，可我还得走。”

“去吧！”父亲嘶哑地说，“你可能会阵亡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也可能会回来，但那时你不可能再找到原先的家，也找不到你父亲安息的坟墓。不论在你死的时候，还是在我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我不会咒骂你的。去吧，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吧！”说到这里，他转过身去，向儿子点点头，示意他可以走了。

青年伊姆雷默默地离开了房间。当他刚迈步时，热泪夺眶而出，伊姆雷没有用手拭泪，而是任其挥落。然而当他听到自己的钢刀发出“当啷”的响声时，无情的决定又涌上了他的心头。

他离开了父亲的房间来到叔叔尤若夫那里，向他告别。

尤若夫全家围坐在一起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脚不停地在地上挪动，尤若夫自己抱着还在吃奶的孩子，他的妻子在和孩子玩捉迷藏游戏。每当他妻子躲在椅背后面的时候，孩子就哇哇直哭。

伊姆雷进来时战刀发出的丁当声打破了家庭的欢乐气氛。一对双胞胎跑到伊姆雷跟前，盯着他的战刀和缨穗。而尤若夫的妻子直到幼婴哭叫的时候才发觉穿着军装的伊



姆雷走到跟前了。

“宝宝，别哭！”年轻妈妈把孩子举得高高的。“大哥哥要去打仗了，他会给你牵来一匹金马的。”

尤若夫有力地握着伊姆雷的手说：“上帝保佑你！”随后又轻声地补充了一句：“你是我们全家与众不同的男人，你做得对。”

尤若夫全家人逐一与他吻别，在一片欢乐的喧闹声中把他送走了。

伊姆雷在去向祖母告别的时候，遇见了另一个叔叔、大力士鲍尔纳巴什。鲍尔纳巴什紧紧地、长久地拥抱着伊姆雷，然后扭头就走，连一个字也没说。

老祖母坐在轮椅内，因为她早就不能走路了。当她听到战刀碰击的响声时，便问谁来了。

浅黄发姑娘尤兰卡坐在老妇人身旁，红着脸，紧张得心怦怦直跳，她叫了一声“伊姆雷”。

这名字叫得多么动听，多么富有感情。姑娘深深感到，这种感情远远胜过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——亲戚还是远亲——甚至比亲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更加深切。

老人的房间里，还有一个穿着丧服的妇女和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孤儿，他的小脸蜡黄，坐在祖母腿边的板凳上。

“伊姆雷，你腰里为什么别着战刀？”老人用颤抖的语调问。“世道不好，世道不好呀！要是上帝来向我们问罪，谁能违抗得了？我做梦时还在同死人讲话，好象他们都拿着枪来到我身边，向我招手，让我跟他们一道去。我已经准备